■史海拾珠

被遮蔽千年的大师

提起"地心引力"这样 的概念,人们首先想到的, 不是生于17世纪的英国人 牛顿,就是生于16世纪的 意大利人伽利略。而生于6 世纪的印度人婆罗摩笈多, 早已不知道被遗忘在了哪 个角落

其实,早在7世纪,婆 罗摩笈多已经意识到了"地 心引力"的存在。只不过跟 牛顿和伽利略不同,他忙着 设计自己想象中的永动机 了。在他的设计里,轮子的 辐条是中空的,然后每个辐 条的空腔,有一半充满水 银。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 一旋转,水银会在一些辐条 里上升,而在另一些辐条里 下降,这样,水银自身的重 力会使轮子永远旋转下去。

在今人看来,人类最早 关于永动机的这段描述,根 本是无稽之谈。描述者婆 罗摩笈多,也就此与系统研 究"地心引力"失之交臂。 不过,当年他也根本没有工 夫去付诸实践。作为印度 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 家之一,他还有更多的领域 需要投入心力。

在王朝都城的比拉马 拉,这个年轻人一边关注和 总结着前辈天文学家所感 兴趣的话题,一边仰望天 空,试图建构自己的天文学 研究体系。

30岁那年,婆罗摩笈

唐代诗人、著名作家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贞 元九年进士,官至太子宾 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因他 参加过王叔文的政治革新 运动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 臣,被贬至安徽省和州当通

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 衙门里三间三夏的屋子。 可是,和州策知县是个见利 而为的小人,目光势利,他 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 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 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面江

多写出了自己的天文学和 数学著作《婆罗摩历算 书》。在这部全部用梵语写 成的著作里,这个一度被国 王任命为宫廷天文学家的 人,展现出他研究的抱负与 野心。在试图改进古印度 的天文学体系的同时,他还 想完成在算术上的革命。

前辈学者们习惯用复 杂的算术和几何方法,来解 答天文学中遭遇的问题。 这在婆罗摩笈多看来,既费 时又费力,他另辟蹊径,开 始用代数的方法取而代 之。他不仅给出了预测日 食和月食的方法,还介绍了 确定每个天体在一年中任 意一天的具体距离、运动方 向和时间的方法。不过,跟 不少同时代的人一样,他认 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根 据自己对地球大小的估算 值,婆罗摩笈多计算出一年 的长度为365天6小时5分 19秒,这比真实值仅仅少了 4分钟。

即便如此,宫廷天文学 家的这些成就,远比不上他 的数学成就令后人瞩目。

"正数除以正数,或负 数除以负数,答案是正数; 正数除以负数,或负数除以 正数,答案是负数"。在今 天,这一运算法则,凡接受 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人,尽 人皆知。而1000多年前, 正是在《婆罗摩历算书》里,

婆罗摩笈多给出了正数、负 数和零的算术运算法则。 只不过在婆罗摩笈多这里, 正数、负数和0,分别被他称 做"财产"、"债务"和"萨

这是历史上最早在运 算中提到0和负数的数学 著作。而这一运算法则的 提出,被后世数学家称为算 术理论发展的重要丰碑。 不过,他们并未把提出0和 负数概念的功劳算在婆罗 摩笈多的头上。

在这些运算法则中,大 多数的法则,我们今天仍在 沿用。被我们抛弃的那一 条,则没少让婆罗摩笈多遭 遇难题。他定义:除0之 外,任何数除以0都得到-个分母为0的分数。由于 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这引 发了人们对他著作的批判

500多年后,他的一位

同胞数学家将这一问题解 决后,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 婆罗摩笈多的价值。而这 个天才,似乎也总要在千年 左右,才能觅得知音。他在 7世纪已提出的负数概念, 欧洲的数学家们直到16世 纪才彻底理解;而他探讨的 估算平方根的方法,与英国 数学家拉夫逊 1690 年提出 由牛顿最终改进的"牛顿-拉夫逊方法"一致。

在比拉马拉,婆罗摩笈

多度过了他一生的大多数 时光。当年的雄心,也得以 实现,他最终成为当时印度 天文学和数学的最高研究 机构——乌贾因天文台的 台长。

在去世的三年前,这个 被后世的注释者称为"来自 比拉马拉的老师"的大师, 写出了他的第二部著作。 在里面,婆罗摩笈多对自己 的第一部著作做了修正。 其中,他把一年的时间重新 估算为365天6小时12分 36秒,这又比真实值多了4

而在这本原本是天文 著作的附录里,婆罗摩笈多 修正了前辈阿耶波多的正 弦表,并给出了一条差值公 式。这条公式在18世纪初 得到了它的一般形式"牛 顿-斯特林差值公式"。这 一次,与婆罗摩笈多一致 的,还是牛顿。

只不过,此时的牛顿, 依旧对婆罗摩笈多一无所 知。婆罗摩笈多用梵文写 成的两本著作,也只是在相 当有限的范围里流传。

直到1817年,科尔布 鲁克将婆罗摩笈多的梵文 原著《婆罗摩历算书》翻译 成英文,西方世界的人们, 才知道在东方的土地上曾 生活着这样一位大师。而 此时,已是婆罗摩笈多去世 1100多年,牛顿也已离世 90个年头。

摘自《中国青年报》

1971年4月,当几只老式大木箱从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运出后,丹麦所有的旗 杆都降下了半旗。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第一批羊皮书在军舰的护送下抵达 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港口时,冰岛举国欢腾……

一个人的拯救

自己那极富感染力的"宣 传"来打动"暴徒",说服他 们主动将那些"对冰岛文 明非常重要"的羊皮书交 出来,可长期处于异族奴 役下的冰岛人早已变得绝 望、颓废,人们只关心自己 的死活,对他的那些"爱 国"言论无动于衷。看着 自己的同胞如此冷漠、麻 木,马格努松既难过又痛

1718年冬,一个寒风

凛冽的日子,在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的一座别墅里,

一位五十多岁、外表儒雅

的男人正惬意地坐在火炉

旁阅读报纸,当他在报纸

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

到,冰岛雷克雅未克一家

古老的图书馆被一群"暴

徒"抢劫的消息时,不禁从

椅子上跳了起来,用焦急

的声音冲外面的仆人喊

道:"给我订一张今晚开往

格努松的男人1663年出生

于冰岛,1685年毕业于哥

本哈根大学神学系并留校

任教。在他出生之前,他

的"祖国"就已被异族统治

了几百年,先是挪威,然后

是丹麦。马格努松教授生

活优越,爱好广泛,业余时

间痴迷于古籍研究,那批

存放于雷克雅未克图书馆

的古老羊皮书,在他的眼

松才发现事情比他想象的

还要严重:由于冰岛长期

处在丹麦的统治下,人民

挨饿受冻,那些写满了古

代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的

羊皮书,此刻已成了那群

"暴徒"抵御严寒的衣物,

要想把这些散落各地的

"衣服"一件不落、完好无

不约而同地手持铁铲及小

筐,走进各自的庭院花园,

将因凋谢而坠落下来的各

种枯萎的花卉收拾进小筐

里,然后由家里的男主人

操着铁铲,在紧挨着庭院

花园旁边的土壤挖一个小

坑挖好之后,家里的女主

人便会神情庄重甚至泪水

盈眶地把这些残花败蕾-

男人将"花墓"的小土

小的坑,美其名曰"花墓"

起初马格努松试图用

损地收集回来,几乎是

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葬花节"。

到了冰岛后,马格努

中一向价值连城。

这个名叫阿尔尼·马

雷克雅未克的船票。"

马格努松拿出自己的 积蓄,开始在冰岛四处收 购羊皮书。虽然花光了所 有的积蓄,买回来的只是 一堆堆被人当做衣物甚至 裹脚布、变得又脏又臭的 "破烂",但在马格努松的 眼里,这些"破烂"却比钻 石还珍贵。

1722年,马格努松将 第一批经过修复的羊皮书 装进35只大箱子,让一条 帆船托运到哥本哈根,可 这条船却在中途沉没了。

马格努松大病一场, 病好后他变卖了位于哥本 哈根的别墅,继续他的收 集工作。但没过两年,这 笔钱也花光了。一贫如洗 的马格努松开始尝试用自

己的劳动换取羊皮书,几 年时间,他"挣"回了半屋 子的"衣服"。但他知道, 仍有几件非常重要的"衣

服"还没有买回来,那就是 关于北欧神话的最原始和 最重要的记载——诗集 《埃达》。

一天,马格努松经过

一个农舍时,看到一位农 妇正坐在阳光下缝补几件 已变成褐黄色的"衣服" 他凑近一看,不由心跳加 速:这几件"衣服"正是他 寻找已久的《埃达》……这 时,他才意识到,为了将这 些散落于冰岛各个角落的 羊皮书从一个个"抢书贼" 身上"扒"下来,他已用去

了整整10年时间。

马格努松将羊皮书运 到丹麦,存放于哥本哈根 大学图书馆。在他看来, 这里应该是世界上最安全 的地方了,但1728年10 月,哥本哈根发生了一场 大火,大火烧掉了半个街 区,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 也未能幸免。虽经全力抢 救,羊皮书还是烧掉了三 分之二。这场大火对马格

努松的打击是致命的,两年

后,他去世了。

月17日,冰岛摆脱了丹麦 的统治。重获自由的冰岛 人立即意识到,马格努松 的收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而这些收藏中尤以中 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埃达》 最为珍贵。从1945年开 始,冰岛政府就不断向丹 麦索讨马格努松的收藏, 经过26年的不懈努力, 1971年,丹麦政府迫于各 方压力,只得同意将羊皮 书归还。

二百多年后,1944年6

1971年4月,当几只 老式大木箱从哥本哈根大 学图书馆运出后,丹麦所 有的旗杆都降下了半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当第一批羊皮书在军舰的 护送下抵达冰岛首都雷克 雅未克港口时,冰岛举国 欢腾……冰岛政府专门为 这批无价之宝成立了一个 研究所,研究所坐落在冰 岛大学校园内,名为"阿尔 尼·马格努松研究所",以 此纪念这位以一己之力拯 救冰岛文化、欧洲文化的 伟大学者。

摘自《城市快报》

气出来的《陋室铭》

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 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 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 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 在和州思争辩。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策 知县,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 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 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 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 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

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 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 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读书 作文。并因景生情,又写了一 副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 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自是悠然 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 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 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 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 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 小,最后仅是斗室。便想这 狗官实在欺人太甚了,遂愤 然提笔写下《陋室铭》一文,并 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人间沧桑,策知县早已 化作黄土泥沙,而刘禹锡所 作的《陋室铭》一文,却是光 照历史,留传千古,至今仍 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摘自《中华传奇》

每年的11月30日,是 荷兰弗雷佛兰省皮哈镇的 荷兰皮哈镇的"葬花节" 这一天,全镇市民会

瓣一瓣慢慢地放入小坑中, 用她们的话来说:"每一朵花 瓣都是一个美丽的花魂。

接着要举行庄严肃穆 的葬花仪式,全体家庭成 员面对着小坑里的"花魂" 低头垂臂肃立着,口中念 念有词,祈求下葬的"花 魂"保佑它们的后代不会 受到任何侵害,换句话说, 就是保佑来年的花卉长得 茁壮开得鲜艳。

葬花仪式完毕后,全 体家庭成员手撮着一捧捧 的细土撒在花瓣上,祈愿 这些一瓣瓣"花魂"尽快地 和土壤合而为一融为一 体,为来年的花卉注入蓬

皮哈镇的"葬花节"起 源于18世纪初某一年的11 月底,当时有一位酷爱花 卉的园丁名叫托里,因目 睹了一朵朵赏心悦目的花

美文闲读

卉在深秋时节纷纷凋谢坠 落而伤心欲绝,在他40岁 生日的那天(即11月30 日),在自家花园后侧,挖 掘了一处坟墓,躺在里面 数日绝食而结束了生命。 就在第二年,全镇的花卉 长得出奇得茁壮艳丽,全 镇的人们便一致认为,这 是这位视花如命的园丁灵 魂所保佑的结果。为了纪 念这位和花卉共生死的园 丁,当地的居民商议决定: 每年的11月30日定为"葬 花节"

摘自《中国绿色时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傻狗自有傻福

曾经养过一只很特别 的狗——以色列沙皮狗。 宠物园老板说,这只狗很聪 明,你不一定能养得活。这 话让我起了挑战心,于是, |偏抱回来一只

小狗只有两个月大, 刚抱回来时竟然拒绝吃东 西,整夜都睁着眼睛,警觉 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一点 儿风吹草动就会紧张万分, 躁动不安地用牙齿撕扯着

对人十分冷淡,确切地说, 是躲避着所有人,像是患了 孤独症。起初我以为它得 了病,回去问老板。老板给 我一本介绍狗的书,翻到以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 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 么? 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 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 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 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 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

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 俏皮是一个人经历了 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 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 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 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 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 并娶到她们的秘密。假使 人生值得什么,那就是拿和 气慈祥给了人们一大教 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 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 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 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 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 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 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 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 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 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 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 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 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 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 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 一跳,书中这样描绘:"以色

好在这只沙皮狗到我

给它的一只小枕头。 抱来半个月了,它依然 色列沙皮狗那一页,我吓了

列沙皮狗,因为绝顶聪明而 非常多疑,甚至会陷入深深 的忧郁。生人喂食一律不 吃,新的环境它一定不睡, 一生只能跟定一个主人 ……因此存活率很低。世 界上多用于军事侦察……"

家时还很小,居然慢慢也被 我养熟了,可只有我一个人 喂食它才吃。它在我家待 了7个月,终因我生病住 院,它拒绝进食而死去。我 为它的短命而悲伤。我奇 怪,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 狗。但它的聪明给我留下 了极深的印象。早起的时 候,它知道我要做的第一件 事是什么,会把袜子叼到我

计,走为上","好汉不吃眼

前亏","退一步着想","负

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

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

思想的整个结构,人生于是

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

"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

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

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

——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

——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

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

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的一

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

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

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

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

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

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

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

类的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

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

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

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

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

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

大家吃"。黎元洪由此给中

国政治下了精深的解释。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

的眼前,为我推开厕所的 门。家里停电的时候,它会 使劲地对着某个抽屉叫个 不停,我打开抽屉,里边一

定放着手电筒……

几年之后,我又养了

一只法国金毛狗,虎头虎 脑的。抱来的当天,它就 和我们一家成了朋友,不 是跳进这个怀里,就是跳 到那个膝盖上。来了生 人,也把人家当做自家人 看,谁给什么都吃。睁开 眼睛就跳啊跺的,躺下就 呼呼大睡,一出门就撒欢 儿。天下的狗都是它的 朋友,也不知道人家喜不 喜欢它,就追着人家屁股 后面跑,有时会被人家咬 上一口。咬了它也不在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

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

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

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

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

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故

《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

名为老子,实非偶然。有些

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

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

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

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

岁左右的小姑娘,不太会为

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

的女人,不太会不为金钱目

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

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

过这么一个故事,不能谓为

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

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蜡

质的翅翼都融化了,最终跌

入了海洋。至于那老头儿

谭达拉斯则低低地飞着,安

安稳稳飞到了家中。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

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

糅合之以冷静而慎重的常

识。实利主义为老头儿之

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

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

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

老猾俏皮的中国人

意,敌友不分,它就是一 条傻狗。

两只狗,我悲怜那只 沙皮狗,更喜欢这只法国金 毛狗。从生命的角度看,以 色列沙皮狗活着聪明束缚 了它,让它的命运变得不 幸,过分警觉和多疑,令它 很少有快乐的时候。

法国金毛狗没有头脑, 傻乎乎的,倒是有些傻人傻 造化的样儿,一生都是快乐 的。

岁月蹉跎,随着年纪的 增长,我渐渐悟出,人生的 许多福分,是聪明所解决不 了的。人生的大福分,其实 是包含在愚钝中的。许多 不幸的人,往往是因为太过 聪明

做人简单一点,宽厚一 点,愚钝一点,有时反倒全

摘自《青年文摘》

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 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 "大孩子",像托尔斯泰、斯 蒂文森,这些人具有天性的 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 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 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

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 学,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 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 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 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 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 以及对一切制度、法律、政 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 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无 信心;此无信心之由来,与 其说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 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 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 哲学,同时亦为能补救孔教 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 孔子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 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 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 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了一 种永生不灭的中国民族德

摘自《中国人生活的智慧》

我曾经是一个苗条的 姑娘

说曾经是一件感伤的 事情,尤其是在10年以后, 当我躺在医生的针灸床 上,忍受着金针向我的穴 位一个一个刺来的时候,回忆 往事就变得更加凄婉动人。

针灸减肥最先瘪下去 的是胸部,所以当找踏上 了针灸减肥之路时,我人 生中唯一引以为傲的胸部 也许就此功成身退。而医 生给我的那个健康菜谱更 是让我抓狂,我最爱吃的 猪肉被认为是大忌讳,任 何部位都不可以!

"那猪手呢?"我弱弱 地问着医生,"可以补充胶 原蛋白。"我又狡黠地补上

"任何。我说的是任 何。"医生飘走,然后丢下 一句,"你可以吃鸡爪。'

扎完针灸,孤独地坐 着公车回家,我开始回想, 于是就有了那句"我曾经是一 个苗条的姑娘"的感慨。

小学六年级时,我的双 腿在长裤里晃荡,妈妈总 是害怕我会营养不良,隔壁 桌的男生给我起的外号是 如今我梦寐以求的"竹 竿"。要是他现在仍然这 么叫我,我保证不会再拿 铅笔戳他,并且还会把他 当做我的大恩人来看待。

我是有过胸部扁平、 跑起来如风的少女时代的 呀。那时候的男生也不在 乎丰满或者苗条,只在乎 外貌或者是不是班长或者 文艺委员。但是往事如 烟,就在高考那年,我每天 晚上在寝室里给自己美美 地泡上一包泡面再沉沉睡 去的时候,脂肪就开始在 我的身体里隐隐发作了。 当我的外号由"竹竿"变成

杆,内豢养一只宠物狗。狗体

高大,偏瘦,毛色金黄,两耳色

黑,长而软,耷拉下垂,似妇人鬓发,

近乎现代酷型时尚,或属美兽明星。

狗闲走闲卧,无所事事。围栏一角设

一小木屋,染红、绿色块,仿童话中房

舍,舍中尚可见椅凳模样家具,高级

狗窝也。我常经其处,从未遇主人前

来宠幸,有一只玩具小狗,遗弃一旁,

什么和他当初认识我的时 谁家院,门外绿地围栏

一个胖女孩

"蛋蛋"再变成"胖妹"之 后,十多年光景从指尖滑 过,一个又一个男友离我

认识那个在我的恋爱 史上最帅气的IT男友时 恰好处于我生命的黄金时 期。我在好姐妹的建议下 服用了某个牌子的减肥药 之后,体重竟然一路回落 到了高中时期的水平,虽 然不是两位数,但对于我 1.62米的身高来说,已经足 够匀称。

后来这位长得像金城 武的男生回忆起初见我时 的场面眼睛里也依然有着 向往的深情:"那一天,你端 坐在人群中,长长的头发, 大大的眼睛,纤细的手臂不时 抬起来捋一下头发……"

每当他坐在电脑前面 以肉麻的语气回忆起当天 的场景时,正对着小肚子 发呆的我,哦不,是"救生 圈小姐",总是浑身汗毛倒 竖,胃里无比恶心。因为小武 接下来总会意味深长地扫过 我的凸起的肚子、滚圆脸蛋、 壮实大腿,然后是手臂,"纤细 的手臂……"他重复一遍, 然后我会抄起身边任何可 移动物体丢向他,如同吃 了菠菜的大力水手。

为什么不继续吃减肥 药? 因为它的反弹使我比 之前还要重上几斤。多年 的减肥经验使我明白了一 件事情,原来我们一直都 知道的吃得少一点儿、动 得多一点儿就是减肥的真 谛。但是真谛就在身边, 这两句也未免太难了吧。 以至于小武每次质问我为

候差别那么大,要求退货 时,我总是先声夺人地说: "要是我瘦了,就是超级大 美女,你也看到过的。到 时候根本轮不到你。

小武最讨厌和找一起 做的事情就是买衣服。 因为店员小姐总是这

样对我说,"小姐,这个你 可能穿不下,不用试了。 "小姐,你买黑色的吧,黑 色显瘦。""小姐,你穿这件 衣服太合适了,完全看不 出你的肚子。"只要在商场 里信步游走几个柜台,小 武就会觉得颜面无存。

小武最喜欢和我一起 做的事情,就是吃东西。 无论他何时何地想吃什 么,我总是会风雨不改地 陪同前往,并且从来都不 嫌弃那些菜和肉有多么油 腻,餐厅有多么的不干 净。小武的前女友是一个 业余模特儿,她总是要求 小武和她一起吃菜叶子。 所以,当小武第一次和我 坐在火锅店里看着我大吃 特吃的模样,就被我完全 迷住了。

小武最终还是离我而 去了。听说他的新女友苗 条动人。看来胖女孩只是 帅哥的调剂品。当然,我 也听说过胖女孩和帅哥在 一起的美丽童话,但是那 代价是,胖女孩要包揽一 切家务,要爱护帅哥,一切 以帅哥为先,他出轨要原 谅他,要做他坚实的后 盾。但在我看来,那不是 真正的爱情。

小武之后,爱情又一 次降临到我的头上。作为 一个胖子,这一次我的原

则是,干脆就找一个胖子, 把我衬托得瘦一点儿更 好。但是这一次的故事更 加短暂,虽然胖男友热衷 于买可口可乐和薯片给我 吃,并且从来不对我进行 嘲讽,但是,谁知道一个胖 男孩内心深处也是渴望一

个辣妹的呢? 既然男人无论如何都 喜欢辣妹,那么我们只能 把自己变成瘦子了。

但有一幕我却永远都 忘不了。当某一日我的初 恋男友嘲笑我的手臂和学 校操场上的铁栏杆一样粗 的时候,我甩着手走回了 寝室。在寝室的门口他拦 住了我,扳过我的脸,双手 握住我的肩膀,温柔地看 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令 我终身难忘的话:虽然你 确实有那么一点点胖,但 是在我心里,你非常非常 非常可爱。

时至今日,我忘记了 我们在一起的甜蜜,忘记 了我们在一起的争吵,但 是我永远记得他看向我 时,天空向我投来的巨大 阴影。那阴影笼罩着我, 既温柔又感伤。那是我这 辈子听过的最动人的一句 情话。

所以我明白,如果有 一天,我真的减肥成功,那 时候桃花大盛,我却再也 听不到这样的情话。我的 心底里依然会有小小的念 头,"爱我,就爱我的全部, 包括小肚子"

但是,现在,真的真的 没有人,会爱我那胖胖的 外表下,那颗干净、清透的 小灵魂,爱我那圆圆的脸 上,永不消失的笑容。

摘自《萌芽》

豢养 吴冠中

该系主人念宠物孤独,以此与之相 伴。主人念其寂寞,不知宠物是否自 感寂寞,人性各异,宠物之性当亦然, 人之抑郁是否也传染及牲口?"醉里 插花花莫笑,可怜人似人将老"(李清 照句)。眼见狗舍前花开花落,狗有 无怨情? 动物园里美丽的孔雀或凶

猛的虎、豹,总被人围观,它们 天天看人流,心烦,躺卧度光 阴,懒得动,不理睬观众之挑 逗;此私家之俏犬则在无人喝彩的日 日夜夜中送走岁月。豢养,它们的生 命在被豢养中消逝。"故国三千里,深 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 前。"张祜表达了被豢养的生命之悲 哀,没有自己生活的生命之悲哀!

摘自《文汇报》